

【有情大地】

# 行人道上

文·攝影——劉克襄



〈繪圖·劉克襄〉

## 連

綿的冷雨過後，好不容易，等到一個晴朗而明媚的天氣出來了，總讓人坐立難安。如果整天待在辦公室裡，甚至在城裡渡過一整天，對我而言，似乎都是一種可怕的折磨。

我總是在這樣惴惴恍惚之下，離開了室內，背著背包，到處遊逛。以前年輕時，時間較為充裕，我會學《四季隨筆》的英國旅行作家吉辛一樣，只要是站牌地名陌生而且位於偏遠的地方，總都要浪漫地搭車前往，和晴朗的陽光一起遠離城區。

### ◆ 行人道上溜躑

但是人到中年後，家有妻小，哪來這麼多時間和優閒呢？縱使像我這樣，經常在野外觀察的人，多半時候，能夠在行人道上溜躑個一、二個小時，已經相當滿意了。而且，因為時間有限，學會珍惜，遂養成了隨時隨地觀察的好習慣，因而也對行人道上的四季景觀更加熟悉了。

有一回，晴朗的冬日，我帶著這種徜徉的心情，走在復興南路。走累了，準備搭公車去拜訪一位鳥友。車牌位於木棉樹下，公車久等不來時，突然

有東西掉落頭上。我摸摸頭，以為是鳥屎，結果不然，竟是樹皮的硬塊。甚感好奇，抬頭一看，原來是白頭翁和綠繡眼在啄食，不覺莞爾一笑。

於是，我就在站牌下，抬頭觀賞著，完全忘了和朋友的約會。身邊的這棵木棉樹還未結苞，上面卻有六、七隻白頭翁和綠繡眼，像診治的醫師，在樹幹上不斷地爬上爬下。沒多久，我就知道，自己頭上會有樹皮掉落，到底是哪一種鳥類的傑作了！白頭翁和綠繡眼都試著把嘴喙伸入樹幹上龜裂的結瘤，想從裡面找出蟲子，大啖一番。綠繡眼的嘴較為尖細，十分適合鑽探，白頭翁的嘴喙粗大而笨拙，經常要把樹皮掀開，才能找到蟲子的蹤影。結果，牠們無心的粗疏，讓樹皮掉落到我的頭上。

### ◆ 行道樹上的鳥

走在行道樹旁，掉落在身上的東西還不少。有一回，在仁愛路等公車，還有不小的枯枝，嘩然有聲地掉落肩部。初時看到，還一陣竊喜，以為是赤腹松鼠跑來仁愛路上棲息了。抬頭細瞧，才失望地看到，原來是外來種的猩紅鸚鵡，集聚了四五隻，在木棉

樹上，胡亂地啃咬著，把個剛結了花苞的樹幹，咬得滿身瘡疤。

這些外來種的鸚鵡無疑是人家飼養後，隨便野放的。這幾年，我在台北的行道樹上，發現的也不止是猩紅鸚鵡而已，至少還有三四種外來種的鸚鵡。牠們對台北市區的自然生態，尤其是各種行道樹的安危，造成相當嚴重的影響。

印象裡，最有趣的一次在五月。有一回在台北市和平東路，走過樟樹旁時，一隻青帶鳳蝶肥胖的幼蟲掉落頭上，進而滾落柏油路上。除了我注意到牠的掉落外，一對白頭翁也從樟樹上往下瞧。其中一隻，還飛到最低矮的樹枝，不甘心地觀望著。這時，我恍然大悟，一定是牠試圖捕捉這隻幼蟲。可能是幼蟲過於肥胖，捉到時未能銜咬住，不慎掉落。

另外一隻白頭翁，似乎等得不耐煩，先行離去。我猜想，牠們可能是一對夫妻，正準備把幼蟲帶回家去，餵哺巢中的幼鳥。這隻白頭翁顯然不在乎我的出現，試圖飛下來，再度銜咬幼蟲。但是馬路上不斷有車輛往來，讓牠有所顧忌。最後，百般不情願下，牠對著來往迅速的車輛叫了兩



◆ 初夏時，長興街的阿勃勒沿路盛開。  
◆ 白千層古怪的樹皮最為奇特。





聲，快然離去。

#### ◆ 多姿多采的行道樹

以上談到的都是鳥類，但是話題總離不開樹。走在行人道時，鳥類素來也不是我觀察的重點，主要還是行道樹的各種變化。不同的季節，不同的樹種便展現不同的內容。在都會地區，若識得行道樹，我總覺得是最有福氣的人了，別人整天恐懼著塞車之苦。他卻能享受，欣賞路邊行道樹變化的種種樂趣。

譬如春天時，要欣賞頹廢的橘紅色

澤，不妨多瞧木棉樹的身上！這時，樹上多少會留存一些花朵，以及纍纍的果實。也有不少已經掉落，你可以和孩子到樹下，撿拾它橢圓形、木質化的乾硬種子，充當玩具。

經過台北新公園的茄冬樹旁，經常會有落英繽紛的美麗景觀。這一片淺綠色的花海，值得我們留神。以老樹、大樹開花的可貴意義去體察，我們更能感受生命的非凡。

天母的磺溪邊，流蘇樹則展現台灣最美麗的粉白之色，白得彷彿不實在，而且脆弱。流蘇樹在野外生長的

並不多，多半在野外丘陵，台北市區更不易發現。流蘇樹一如天母多外來移居的人口，成了這條溪的重要景觀。

如果要觀賞最肥美的黃色，我會建議你到自來水廠座落的長興街。阿勃勒現在可是全台北最高大而漂亮的喬木了，因為它的存在，原來不起眼長興街，一夜間變得綺麗起來。

典雅的紫色呢？建議你到東部的各個鄉間小鎮尋找，我們會遇到苦楝最美麗的時候。它像像淳樸的鄉村少女，正要初嫁般，披上了一襲淡淡的



紫花，在春風裡矜持著。

若想念紅色的華麗，就要到中南部去旅行了，那是另一番不同於東北部的樹景。鳳凰樹沿著各個街道，迅速地，怒放著火紅的花朵。在高雄遠望著壽山，整個山更像愛美的時髦青少年，熱情地把整個頭髮染成大紅大綠。這是最足以代表南部的景觀之一。

當然，在中南部，黃花有序的盾柱木和紫花蘊蓄的羊蹄甲，這兩種外來種也形成季節的固定風景。它們似乎較為素樸，依舊有一種較為內斂的姿

勢。但總有喜愛的作家，發文論述一番；甚至，作為小說裡的重要意象。

這些都是熊蟬大鳴以前的時節。等我們聽到熊蟬聒噪而響亮的「夏、夏、夏」叫時，已進入悶熱的暑夏了，行道樹眾花喧鬧的時日也暫告一段落。

初秋以後，又是另一個走進行道樹的好季節。這時的樹種，不再展現春夏之際的努力生長；或者，釋放著一種奔放與熱烈的活力；轉而是一種婉約和成熟的風華。

▲ 苦楝四月開紫花，成為東海岸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景觀。

▶ 今年最流行的行道樹是小葉欖仁。

◀ 流蘇樹開花時，異常醒目。



#### ◆ 台灣金雨樹

在台北的街道上，台灣欖樹無疑是最吸引行人的風景。一位對植物頗有研究的女性文化觀察者蔡珠兒，在她的著作《花叢腹語》就有過生動的描述：「每年初秋，柔黃色的圓錐花簇密生樹頂，遠望如金雨撒落。」所以，它也有了一個美麗的洋名——「台灣金雨樹」。

未幾，在我們還陶醉於黃花的情景時，台灣欖樹起了迅速的變化。彷彿一夕之間，淡紅色的蒴果全面取代了



花，成爲另一番蘊涵著古樸之美的景觀。蔡珠兒對秋天行道樹的黃色也有女性特有的敏銳與細膩觀察，她會精彩地描述著三種常見的行道樹：「簇簇黃花開在盾柱木、金葉黃槐、台灣欒樹的頂上。盾柱木鵝黃、黃槐祝黃、台灣欒樹淡黃。」

但我也提醒你，白千層也悄悄地開出黃白色的小花，仔細瞧，似乎有一種保守的風味，吸引著飛蟲的集聚；或許是這樣的情形，對這種花朵豐富的外來種，我較無偏見。不像另外兩種最常引進的行道樹——黑板樹和印度橡膠樹，我總是有揮之不去的壞印象。它們開花不明顯，缺少昆蟲和鳥類的駐足。外形是樹，卻奇怪地以爲，早已沒有生命。

這時在南部旅行，那會是另一種景觀。以《遍山洋紫荆》再受到矚目的前輩小說家施叔青，或許不知，這種香港常見的植物，台灣中南部也十分普遍。洋紫荆紫花盛開時，可落落大方了，整條街似乎也因此添了些風華。

鐵刀木的花朵則是自自然然，垂落著飽滿的黃色，這種黃色我就不好形容，只覺得充滿南方的熱情和明亮。

還不少。可是，在新的社區和街道，如東區街道等明亮的地方，就難以發現了。

在埔里、集集等舊鄉鎮的街道呢，又有另一種數量衆多的赤腰燕，在街道的騎樓繁殖。到了夏天時，常有閃著紅斑的赤腰燕，猶如溪魚的來去，把街道當成河道。

### 消失的小雨燕

台中和台北都保留有許多日據時代建築物。這些歐式的高大洋房，最容易吸引小雨燕的聚集。譬如台中市府旁的史料館和台北新公園附近的台易吸引小雨燕的聚集。譬如台中市政府旁的史料館和台北新公園附近的台灣銀行，都是早年小雨燕集聚的大本



◆家燕。(繪圖●劉克襄)



◆春天時的台灣欒樹，葉子最爲茂密。



◆赤腰燕。(繪圖●劉克襄)

營，這幾十年來，小雨燕年在那兒棲息的景觀，竟然也形成人們生活裡不可或缺的內容。

可是，這種小雨燕集聚的情形，也不知何時，不知何故，全部消失。直到最近，在某些知識份子，尋找都市過往人行道景觀的記憶裡，終於有人提到了小雨燕。

但是，並非每個城市每條街道都有行道樹存在。大抵上，舊的街道，或者早年急速開拓的鬧區，因爲缺乏規劃，往往未安排行道樹的空間。若有，往往也是一身塵埃，瘦小的可憐相。在這樣的街坊巷弄往來時，一棵樹都沒有時，要觀察什麼呢？

### 騎樓的燕巢

且讓我們再把話題帶回鳥類吧！有一陣子，我在萬華的中國時報上班，每天都要走路，穿過龍山寺去搭車。一年夏天，經過騎樓時，我被一隻飛入騎樓的燕子驚嚇到。牠出現的時節讓我敏感地想到繁殖季。抬頭往上看，果然發現，就在頭頂上方，不到三公尺處，有一個半圓筒狀的泥巢，原來是一對家燕在這兒繁殖。

這個巢正對著一家塑膠膠行，店裡的老闆，看到我站在騎樓下，不斷地往上瞧，遂出來探問。原來，這個巢並不是今年才出現，過去已經存在。每年春天，家燕從南方回來。牠們一定會回到這個巢重新營造、生子。店老板全家，把牠們視爲吉祥的象徵。

據說，家燕在萬華、大稻埕、北投和五股等舊社區的老騎樓繁殖的情形

### 無處不在的關懷

\*(來信分享)

《高雄縣·鳳山市》  
來信●張淑津



搭建全省的電力線，帶給大家光明與動力，這是台電人的義務也是驕傲，而《源》雜誌，就像遍佈全省的電力線，無處不在的關懷著這片大地的每個角落。

對大地的愛就像電力一般——源源不絕！

《攝影●林校旺》